

从2004年，第一届并没有唱名的《超级女声》开始，中国启动了选秀元年。

按理说过排山倒海的热，就应该有种“除却巫山不是云”的眷恋，但十年选秀，落下的是各归各位的寂寞。

狂热，2005年，超女决赛前夕，选“笔笔”还是选“春春”的讨论一夜间发酵起来。大多数成年人一头雾水，只知道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青春热浪。济南泉城广场打起了拉票的横幅，声势浩大，而在众多市民的印象里，只有当年申奥成功时才见过这种疯狂的占领。一名媒体女编辑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抨击李宇春的稿子，转天就被“玉米”们找上门，给她送来了李宇春的大海报和CD。他们态度友好地对这位女编辑说：“我们不怪你，你先了解李宇春这个人，就会改变看法的。”然后，女编辑惊呆了。

这是2005年夏天发生的事情。第二届超女，带来了狂风暴雨般的热情和山呼海啸的响应。每个人都可以参赛，每个人都可以投票。明星之路一下子与草根来了个亲密接触。

全民海选引发史无前例的全民狂欢，李宇春甚至成为选秀文化的符号。她顶着逆袭的光环招摇过市，成为一个成功学的诱饵。

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们争先恐后，迫不及待地搭上选秀这艘巨轮，追逐造星运动掀起的巨浪狂潮。

随后，快男，我型我秀，好男儿，一批批的草根明星制造节目上路。只是他们的星火熄灭点燃时一样迅速，李宇春一样的成功却再难复制。

今年7月份，记者一位去北京看孙燕姿演唱会的网友，在工体门外的一个报刊亭旁，碰到了师洋。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选秀明星，和几个朋友闲聊着等待演唱会开场，没有人上前搭讪。

师洋是2006年东方卫视《我型我秀》的人气冠军，以出格的表现走红。但他此后星途坎坷，惨淡时甚至传出要靠粉丝救济的新闻。现在，他已不混娱乐圈，在淘宝上开一家卖护肤品的网店，每周定时去YY跟粉丝聊天视频。

但更多曾经怀揣梦想的草根，还不如师洋。十年，选秀节目层出不穷并变化多端，但05超女的火热再未出现。

十年后的《中国好声音》里，已经很少见真正绿葱葱的草根，大多选手都有丰富的选秀经历，甚至已经出过唱片，“选秀回锅肉”炒了好几年。

在《中国好声音》第三季里，毛泽少被称作是选秀钉子户，据网友爆料，她2009年参加《快乐女声》，获石家庄赛区十强；2010年，参加第一届《花儿朵朵》，位列全国十强；随后又参加《中国梦之声》。

毛泽少改了名字，并自称是一名网店模特。在好声音的舞台上，她选择了一首李宇春的《下个路口见》。这是第一次有人唱选秀歌手的歌曲来参加选秀，似乎是一个宣言：李宇春的喧嚣虽过，剩下的人并不甘心。

“大家把愿望投射到选秀上，形成一种一夜成名的想象，但是这种想象始终是幻觉。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。

公众越来越看破草根造星的假象，心态也越来越平稳。更多的观众坐在电视机前，仅仅是以一个标准的观众身份，有些熟悉有些漠然地看着荧屏里的一切。

草根或假草根们继续在圈里玩着拼着，观众们继续观着乐着。十年过后，没人再相信什么“娱乐式民主”。当年的海选只是一时尝鲜，荧屏上早已恢复了评委和选手的正常模式，只是上了一层“导师-学生”的温情外衣。

喧嚣过后归于寂寞的还有“文化人”。

十年前，超女被发酵成一场社会文化事件。大众文化的狂欢，草根的逆袭之路，中国式民主的试水——一时间，选秀本身被赋予了太多社会意义，甚至成为严肃的学术话题。

200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《选秀：庄严的嬉戏》的书中，作者将选秀看作是一场经济秀、文化秀和政治秀。

但在选秀十年后，其作者之一袁光辉，已经不愿用政治的观点去套选秀。“无论大众民主方式，还是专业人士主导的方式，都是娱乐的模式，不能贴上太高的标签。不同阶段选秀形式不一样，可能是大众审美的变化，也可能是受众需求，国外节目的引进，政策改变等等，我们难以预料它的轨迹。”

“娱乐就是娱乐。”张颐武也很简单地表述：“娱乐业和政治关注并不是同一个层面，前者是生活文化的一部分。”

现在，大家不热衷于讨论选秀之外的意义，更愿意就选秀本身讨论选秀。看看热闹，八八黑幕，这也挺好。

十年一觉选秀梦，喧嚣过后尘埃落定，大家发现，草根还是草根，看客还是看客。娱乐也只是娱乐。

山东选秀，一个字“土”

本报记者 陈玮

十年选秀路，山东又是什么样子呢？

最近，“飞人”刘翔新婚，妻子葛天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，她曾经参加山东某选秀节目的照片被记者扒出。浓重的乡土气，很难与她跟刘翔合照时的清丽脱俗相联系。于是有网友讨论，是她本来土，还是山东选秀映衬了她的土？

抱着孩子的观众席，隐隐约约闪现一张张大小不一的广告牌，喊了几句口号，主持人终于从打开的背景板中走出，穿着闪亮的马甲，一抹斜刘海懒散地搭在眼前，像是刚从乡村理发店走出来的城乡接合部的青年。选手的演出服是那种可以在任何草台班子里找到的镶金边的款式，这是2011年山东一档选秀节目的现场，结束之后，永远披着绿色军大衣的朱之文成了山东的红人，也成为山东“土”文化的象征。

“评委们像是刚刚从饭馆里出来，脸上都写着满足与疲倦，他们的穿着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，有的像是胡同里杂货店的老板，有的则穿的像个基层科室里的小干部……”网友说，山东的选秀节目，总是充满surprise。

对于选秀，杨菲（化名）早已不陌生。从2005年参加济南

“手机宝贝”选秀开始，从选美到选才艺，从北方到南方，杨菲已经参加了一个遍。“我型我秀”十强的成绩，让她在圈中小有名气。前年，从上海北京打拼回来的杨菲，被邀请参加山东一档新的选秀节目，站在台上的她，惊叹于摄影、舞台这些设备的更新，已经与之前大不一样，并不比一些热衷于选秀节目的大城市落后。然而当她满心欢喜看录像时，却有些失望。熟悉圈内的杨菲说，这档节目的投资，绝不比其他风头正劲的选秀节目少，但都用在硬件了，观念和拼爹没有走出去。“影楼里最好的相机，并不是都能拍出最好的片子。”

“大衣哥，草帽姐！”说起山东的选秀，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冯炜脱口而出。他觉得也可以把“土”看成是山东的一大特色。“山东人历来敦厚，本分、质朴，相对应的就是实在的外表。”冯炜说，山东农业发达，辽阔的土地注定出现大嗓门。可是虽然是山东特色，却也不能一成不变。而山东大学研究文化现象的哲学教授马广海说，山东选秀的“土”，实质是人的本分造成创新的不足。“还是应该走出去，打造出多样性。”

本报记者 魏新丽 实习生 张俊其

导师的奖励，老板的诱饵

《中国好声音》公认最好看的部分是盲选，因为这里有两个最大的悬念：导师选哪个学员和学员选哪个导师。

有选择就有竞争，有竞争就有策略。

第三季，汪峰稳坐钓鱼台，话不多，但是作为四位导师中唯一一位摇滚歌手，他的存在，本身就是竞争力。

重返好声音的杨坤，激情仍在。没有了32场演唱会的噱头，这次他打起了感情牌。“你不选我会伤心的。”“你来我们队里就是扛大旗的。”他甚至拿出了好声音的实物标志，亲自送到学员手中。

初来乍到的小哥齐秦，看上去似乎没有太大竞争力，因此，他最常使用的技巧是告诉学员：“我是第一个为你转身的。”

那英，华语乐坛大姐大，好声音第一季冠军导师，她的抢人花样层出不穷：攀老乡关系，提议一起开店，强调自己的性别，甚至言语上撒娇，“威胁”。其实这些都是过眼浮云，那英背后的人脉吸引力，不需要说出来。

这就是导师的奖励策略，“第一个为你转身”，这句话体现导师的赏识度，如果你被这句话吸引了，你这人或许重视导师的精神奖励，看重导师的认可度。如果你被杨坤的苦情吸引，没准你是一个重感情的实诚人。冲着汪峰去的，其实不只是被所谓梦想吸引，更是早就明确了职业发展道路。至于头也不回奔着那英去的，只能说，腿够粗，胆够大，够精明。

这里面，已不仅仅是对音乐的选择，而是对未来职场发展的选择，以及，一场流露于听众面前的性格考验。

需要警惕的是奖励可能有陷阱。杨坤“来队里就是穆桂英”的承诺，一共说了四次，不知道一个队伍里是不是需要四个“穆桂英”，只能说这是一个喜欢许诺的老板。作为职业发展奖励，杨坤第一季后的32场演唱会，并没有掀起太大水花。那英嚷着要做模特，还要把学员的淘宝店合成一个，一看就是噱头。

因此，学员得小心，这些承诺可能缩水，甚至不会实现。导师的人品、信誉，以往学员的经历，都需要仔细考量。

就像你攥着一张选票，听一场政客演讲，选票投给谁？有人说的比唱的好听，但你不光要听他们说什么，还要看他们做什么。

《中国好声音》又一次如火如荼。

很多人在听声音，不如说在看游戏——一场社会游戏。温情脉脉自由选择的“导师-门生”面纱下，不止选边站队，更是步步为营，要杀伐决断，需忍辱负重。一季好声音，也是一场声带里的“中国社会职场微型秀”。早在第二季时，就有人评论：“有人看云淡风轻，有人看暗流汹涌，有人看旋转木马，有人看世间浮华。”

第三季，接着看。

一条声带里的中国职场

本报记者 魏新丽 实习生 张俊其

晋升最快的，是有背景的实力派

不论是职场还是官场，晋升最快的，不是埋头苦干的实力派，而是善于跟领导搞好关系，并有一定背景后台的实力派。

一位熟悉好声音赛程的媒体人说，好声音里学员大多是被邀请而来的，因此，唱功毋庸置疑，都达到了及格线。

在四进一和决赛之前，淘汰赛唯一的决定权在导师手里。导师考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，胜负甚至在一念之间，而以人代替制度，即使椅子永远不转过来，出现黑幕也很难避免。

第三季好声音那英队列里四强是四位大美女，网友惊呼，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？漂亮与否，这是摆在明面上的软实力。

学员背后的家境、背景、关系，后台等等，都是隐藏在幕后的暗实力，导师是否会受到这些影响，谁也不好说。

至于学员本身的情商，做人是否成功，是否能得到导师的喜爱，更是不清道不明的标准。

大多数时候，光有实力是不够的，你还会讨导师欢心。所以很多学员热衷于讲故事，一个感人的叙述，让导师落泪或者开怀，可以拉近和导师的关系，刷好感度，刷印象分。当年徐海星的黑幕被揭，但是很多微博大V依然挺身支持，刘欢也一路顶她进入四强，除了唱功，她开始时讲的好故事也是加分项。

圈内圈外，和领导搞好关系都是必须的。不过，“比靠山还可靠的，是让自己有价值。”

关系不够铁，还不如没有关系，上司不会为此毁掉自己的名声。第三季，大家都在关心“于怡国蜜”莫艳琳如何靠关系上位，结果却被一路炮灰。黑幕炒作越热闹，汪峰越要留个心眼。

赤裸裸摆在台面上的，不叫黑幕，那叫丑闻。

如果你有足够的价值，即使没有过硬的后台，哪个导师也不会抛弃你，反而要拉拢你。粉丝众多的大咖魏雪漫，被名不见经传的天津姐张碧晨PK下去。看脸和拼爹虽有，但不是万能的。

两季冠军，李琦，梁博，都是没有背景的人。成功的要素很多，但没有实力一切免谈。

站对队比什么都重要

实力是块敲门砖，然而站队也很重要。盲选后的对战是层层淘汰制，因此选择哪位导师，决定着你会走多远，最好的不一定是合适的。

所以，拿着一手好牌不一定能稳赢，越强的队伍高手越多，越有可能被炮灰。如果本身实力不俗，在弱队反而能一路畅通无阻，是做鸡头还是做凤尾，学员得好好掂量一下。

第三季，那英队列里的人气歌手毛泽少、周深，汪峰队列里的陈乐基都被无情炮灰。有人在贴吧里给被炮灰的选手抱不平，有网友一阵见血，“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他们选那英本来就奔着那英人脉去的。当然能不能如他们所愿不得而知，所以你们也不必替他们愤慨，要说也只能说他们活该，都是成年人，得对自己选择负责。”

收益越大，风险越大。导师盲选时抢人是认真的，对战时翻脸不认人也是认真的。社会竞争，弱肉强食，从来没有一团和气。

站队最悲剧的例子无疑是第二季的赵晗，即使实力超群，也层层溃败。初选汪峰，被虐；第二次选那英，由于歌路不对，也被虐。赵晗在和蔡光年、侯磊的PK中高音一骑绝尘，那英却以自己不懂摇滚为由选择了侯磊。现场观众因此提前退场。汪峰也面露不满。有人说侯磊为那英写过歌，并且是那英姐姐那辛公司的签约艺人；也有网友猜测那英此举是为了平衡团队实力，以保住宣宣，虽然事后那英对这些一概不予承认。

大家都说，如果赵晗进入最赏识她的哈林队列，可能就是另一番场景了。

第二季实施抢人制，被抢的八名学员，在新导师手下无一晋级。这是说不明，在新队伍里他们无法成为导师的自己人？

蛮干苦干干不过巧干，站对了队伍，突围之路也就完成了一半。

冠军的法则：背靠大树好乘凉

《中国好声音》里，学员的晋升之路也是导师的竞争之路。

如果用职场来形容，汪峰可以看做政府机关，出路好，待遇优，工作稳定；那英无疑是财大气粗的大国企；齐秦是水土不服的台企；杨坤则是势单力薄的民企。

国企里，牛人多，关系户多，黑幕多，待遇和发展前景也非常诱人。而私企管理不规范，发展前景不明朗，二者实力的差距，使人才流动产生一定的阶梯。

每一季的三支队伍中，团队实力有明显的分野。第三季的盲选中，杨坤频频抛出橄榄枝，却屡次铩羽而归。汪峰沉默不言，却能次次精确打击。那英和汪峰拥有最多的四转学员，而杨坤的战队，实力明显下降一个等级。

据统计，第三季里那英转身次数34次，汪峰转身次数28次，杨坤转身次数42次，齐秦转身次数47次。可见，团队竞争力越小，导师选人的标准就越放宽，相应的，选择的学员的水准也有所降低。

虽然，相对而言，私企的晋升空间要大得多，有实力的人更容易脱颖而出，实力稍逊的更易获得一席之地。就像第三季里，杨坤队列里的陈永馨，晋级之路几乎畅通无阻。如果放在那英组内，与陈冰等实力女歌手拼杀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

进入私企是一场赌博，也是一场权衡，可能当你做到团队顶端的时候，只相当于大企业中的普通中层。

个人的地位跟随团队的实力增长而水涨船高。《中国好声音》最后的决赛是个人战，但归根结底是团队战。团队综合实力越强，从概率上讲，选出的团队第一名实力也越强。

背靠大树好乘凉，前两季好声音最后的胜者，都出自团队综合实力最强的队伍，第一季的那英，第二季的张惠妹。

第三季是否还会遵循这一规律呢？

胳膊拧不过大腿，目前看来，这个定律很难被改变。